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蒲室集卷十一至
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

蒲室集卷十一

元 釋大訢 撰

碑銘

荊門州玉泉山景德禪寺碑銘

有序

按傳燈錄隋開皇中天台顓禪師居荊州玉泉山有神
通謁稱蜀前將軍關公以戰功廟食此山聞師欲營精
監願佐役事七日而成捷出神巧事聞文帝賜額玉泉

寺煬帝又割環寺地百餘里歷唐有弘景惠悟二律師
居之若懷讓一行皆從受業而神秀者亦築菴山之度
門則天中宗咸尊為國師厥後代多名德逸於記述至
宋有慕容禪師住山益州女子未齒隨父母至慕容指
其父曰君後貴以此女善視之復贈白金令詣京師時
真宗為太子判南衙女因張耆納入宮及即位冊為后
時慕容遷長蘆寺后給私帑賜兩寺營繕仁宗復遣中
使賜金市田畀玉泉僧不受言准法僧不許售民田以

侵民利仁宗諭宰臣曰朕為先帝植福勿拘常制今茅
瓦二莊是也自天台至慕容逾四百載中更為教為律
為禪無定居蓋古之寺凡僧之有道者咸得主之非若
今分宗云而天台之教至唐末而絕其書流高麗賴韶
國師言於吳越錢氏遣使取其書至今唯二浙有其徒
他不能徧也又貞元間海禪師作清規革律為禪四方
宗之以故茲山由慕容中興而始定制為禪林矣慕容
以授契真真以授悟空大師務本本授惠達達授芳芳

授承皓後有曇懿道成如晦皆嗣大慧而宗璉希澈慶
恩思達者咸列禪祖圖以地當楚蜀之交時稍亂即屯
重兵故自唐季五代宋靖康墟而復葺者數矣而咸淳
末獨甚兵火其寺惟關氏一廟存至元十四年官命長
老惠珍主之芟除畚築作大佛殿且謂顓公嘗為帝者
師又傳宗亦殿而祠之珍卒師瑄繼之既而以老告至
大二年宣政院奏旨以今長老廣鑄住持始克大集其
成為殿堂樓閣與凡執事之室搃百五十餘間像設以

備書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等經刊施凡數萬卷又
於當陽縣建報隆寺尤壯麗皇慶元年宣政奏引見仁
宗顧問賜馬漣降璽書護持大率寺之制視隋唐有加
矣而道與時翕張昔顓公以止觀立教止以制動觀以
照昏而為書浩繁學者章授句受非窮歲月莫究厥旨
於是禪者不立文字之說行焉黜聰明絕思慮不資授
受超然獨悟與止觀之道合直以易知簡以易能而功
及於人博矣今也居其室食其土縱傲自得漫不省教

與禪為何事而曰吾祖吾祖云者無乃不知所愧乎甚
者貨鬻勢奪至壞其居不償責有能刻苦徇衆如鑄公
者幾希鑄之徒善吉與予游以其實請書之且曰以訓
後也予因有感焉既書之復申之以辭曰 荊州之野
于山于川并吞割據粵自古先天醜其德舊染是薊
生顓師示厥化權人之好德如達于泉弗壅弗流注彼
靈淵孰倡于宗遠承西乾教以言宣行律心禪師居是
山講道一貫有赫神居讓席北面克昌于世禪門奕奕

教闢于垣禪即其室道無授受人期於悟廓乎自性咸
獲于素我祖在上爾徒在下疇績厥緒維珍與鑄遭時
聖明作我中興無日完矣有德是承承于皇元其覆如
天天之無窮吾道其有終

龍興路靖安縣雙林大中禪寺碑銘

有序

雙林大中禪寺在靖安縣東三里負山而居創於東晉
曇忍法師始名伏虎院宋建炎間寇燬之僧徒入山後
依神祠居者二百年延祐甲寅南昌寶華院普通來主

寺衆屋欲壓田質於豪通傾已索償之誓圖興復而故
基榛翳莫辨及治地而悉按其舊井中獲唐司馬頭陀
石記蓋驗作殿堂齋寢門廡庖廩為室二百間有奇象
設之嚴鼓鐘之宣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具視大方而加
雄麗焉增土田以租計者五百石山若干畝寺以大完
以其實來求書之予謂有形者必有數而廢興成壞係
焉又若預定其人以任其廢興成壞者故人謂通為曇
忍再來不可知也自忍距今十有餘年而人世變更陵

谷易處求若茲寺之既徙而克復者無幾而通之言曰
吾承之起廢幸潰于成如子之陳廢興成壞者無窮吾
徒之居于斯食于斯毋以興與成為喜而以廢且壞為
懼惟吾師之言性所謂靈然不昧者可以振萬世超形
數而獨存也後之人其盡力于斯而已乎吾嘗病世之
以氣以習為性謂形化氣散而性斯盡矣而不究其大
本以感夫天下後世而不察者皆然也則通非獨訓其
后且以解世之惑吾故并記之而復申之以辭曰 鴻

濛之先茲山位焉禪祖是居避難而遷既遷而復爾後
世守物囿於化孰圖其久復性之初不與化盡天地一
區古今一瞬大定安安神用無方埏埴萬類挈携八紘
維忍與通拮据靡窮庶幾不磨勒銘山阿

吳江長橋銘

有序

泰定間鹽官海溢江浙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于天竺
山謂予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而工敏於
事吾以萬緡助之又閱諸郡志若橋井道路昔之人率

委之僧豈僧有才智而人弗及耶吾以海患國糜其費民
竭其力閔已之勞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復之曰古以
繕脩委之僧者非以其才智有餘恐吏緣姦而工若賈
不盡得其直故託之僧亦權宜爾且事有人力而成之
者有脩諸人而仰成于天者是不可驟論也今言者方
興水利地道不寧公能用盖公之言治以清靜使民自
安而何有於繕脩哉公曰然既而政化大行言水利者
亦罷而海循故道矣中外望公如曹參以相齊者相天

下而公遽薨惜哉時公所見作橋者僧從雅師立總其役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叅政馬速忽州判張顯祖倡義以贊成之橋若干尺費若干緡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音像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復置田以繼其食他日從雅求記於予予以雅嘗從中峯於天目宜弘其教以拯夫三界之昏墊而為津為梁為筏之諭且不可得况拘拘從事於木石哉雖然道無不

在為於無為中峯之教人如是崇敬敦篤好義度量廓
然嘗交於予予又受知于托歡公故追憶其語而記其
事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食貨資於東南郵傳星馳朝
吳暮燕萬艘千騎水陸會同昔危而安今絕而通巖巖
之石我礪我砥孰先履之相君至止君之憂民如援其
溺輔以吾道迺煦迺翼天嗇其施天下痛之我心匪石
敢負所知霖潦夜驚囂吟風作我安如山禪定寂若寂
而恒用人躋壽域予以闡教于以報國

揚州天寧寺新作石塔銘

并序

揚之天寧寺晉義熙間身毒桑門跋陀羅所建也代多名德居之有卒者咸葬之城東歲時祭掃衆病其遠大德癸卯鈍翁禪師來董寺寺克大完西堂慧明佐之勞居多明族子名珍出已帑二千定買地城南改營葬地礮密石為竈其下而屋之曰化城菴中奉翁而明陪其右及終乃葬而衆塔翼之光明買田梁家堡三百五畝耆德闕理買官溝田百廿畝至是悉歸之菴使歲入租

以供祀事而備夫後之繕脩焉翁之大弟子道泰繼主
寺書其事以請曰西域火葬曰闍維而世譏以焚灼之
慘為滅恩壞禮子為我辨而銘諸可乎予謂世之教主
於厚民生親親而敦義生有養而死有藏常道然也而
人道之貴至人慎之不若是而已故先佛設教必明夫
性而性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初窮萬世而莫知其終必
極其虛而明靈而妙而后能包括六合化通萬類閱今
古為明晦以死生為往復其視身與世委而遺之可也

循而順之亦可也故有以定持其身可千年不潰與焚而為舍利水火不化神物呵護者比於含槨之富盜賊之資棺衾之美螻蟻之聚不有間乎然亦各盡其道也佛之喪父躬與諸釋昇棺而葬及佛示滅化火自焚天人龍鬼分舍利而塔之厥後有携履振鐸凌空而去者亦皆有取焉若秦之於師於衆不悖于古而合諸人情是可銘已其師與明之葬年月日自有銘不書示同衆也銘曰 人愛其身莫不備至死而營葬圖久百世其

初何來其卒何往愛恩相繆化為槁壤其不化者反置
不問不有大聖吾何以訓維性昭昭物我均備以汨于
情明于是蔽明久不渝善其操縱雖不遺情情亦妙用
泰於其師盡厥施報匪稱于禮疇表傳道維理與珍荷
衆猶已我給我供靡間生死死生之變先哲所畏誰能
超然一念三際大河東奔高丘如屯左城右山繚之崇
垣琢石以表我銘是鑄太虛同體不變不遷

集慶路真如院碑銘

有序

弘教大師演公道源奉旨主金陵天禧寺繕脩大完又
葺其受經真如院作法堂門廡庖廩咸極新好至是列
其實求書之至順間天禧寺前主僧卒于都執事請之
朝擇繼者難其人又有制凡在外有奏旨非由縣州審
實上之行省咨入則毋以聞時予與鍾山曇芳蒙召留
京文皇顧謂曰昔幸天禧見僧廣演有高行汝可舉于
宣政院使奏特降璽書褒護勿拘常制道源自居十年
克弘其教才智識量有大過人者無賤貴咸器服之其

受經院以道源故益重院去郡東南六十里宋治平中
賜額舊有俞尚書施田國初僧道林增置田山普權廣
續作大殿道源既葺其居又益以田院日以裕予謂居
約者常懼處裕者常泰泰而傾懼以成則道源之約已
而裕人也將遺後以泰且傾乎必使其居裕守約知所
戒懼則庶乎能久此所以命吾書之及考諸傳金陵昔
多高道僧求其遺跡無幾固其所脩在內神會機泯聞
見之所不及向使其後有能傳其道繩繩以守其居則

高風百世而不泯未致於寂寥無聞也故宗門重法系
亦若世之為後求繼嗣於無窮者不以是乎道源既傳
慈恩之教於佛光德公而嗣其法者衆矣又不忘受經
所自出諄諄以誨其徒欲其肖己以昌其宗而寓其訓
于此不獨為膳脩業產計也故特書以嚴其命而重以
詞曰 大明之升照物靡遺欽若文皇明燭隱微惟演
之道格于上知身退不勝于宗有輝泰華之崇覆篲之
積湖江湯湯其源渾沸不有萬間歸視蓬華爾居孔安

爾徒秩秩如鳳如麟粲若在眼伐鼓考鐘萬卷有踐天
人儼臨雨華如剪作我訓辭睨而不遠

饒州路樂平州天童山童嶺寺碑銘

有序

番上沃衍其人儉以文尤多事佛而入于吾徒者家相
望也故江湖間往往號番多名僧予在錢塘時與可堂
宜公交相好可堂歸番往樂平之童嶺寺已陞薦福既
而衆又以薦福首座繼祖主童嶺祖居三年繕脩將完
走金陵來請曰吾所居雖叢爾然境之勝視四明之天

童山可伯仲也第廢遷沿革無誌碣以彰其始先是可堂作大殿後至元丙子者宿德震新其佛天菩薩羅漢之像因得乾道丙戌懷本所記於釋迦舊像腹中云寺創于偽吳順義間有元義禪師始菴於山顛感天帝遣童獻燈饋食自是鄉民雨暘札瘥禱之無爽故以天童名其山宋太宗朝賜寺額曰童嶺至南公者以病於登陟乃徙港南又苦流潦隆興癸未本復遷于山之陽廸功郎余遠施金塑像而記之如此於是始祀義為開山

本配之又以朝義程公大卿嘗施地與凡有所施者咸
列于祠故德震之竭貲以葺寺而永秀慧光輔成之亦
庶幾有勞如義與本可附託不朽不書無以示勸予聞
列子言古之至人會鬼神魑魅禽獸異類而訓無遺逸
蓋道之感通天人一致物我同體故巨靈役五丁以破
山烏負土為塚則元義以天童給待復何疑哉而祖以
葺其居之不易猶欲保之無窮然圖久者莫若明道祖
嘗徧參名宿既聞道而有才不獨為能繼廢也又其族

為宋名臣吳僅後故人益器重之予不拒其請而遺之以詩曰 太白之峰東海隅海天倒影青芙蓉茲山角立名與俱禪祖有道天為徒青衣下與羣童趨願奉頻盥備掃除華燈瓔鬘千艷氍浮雲變滅時世殊石龕禪榻隨烟蕪游錫偃偃歸無家下苦淋潦上陟礪載徒載構予拮据嗟亦勞止予非愚予惟爾徒寧爾居無思無營游化初旋幹萬有歸一無挈携天地循其驅庶幾爾祖道不孤何用琬琰千金募言之不及吾能書

池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碑銘

有序

予初入吳舟過池陽望九華之勝願一游而不能後廿
年予遷金陵官寺玉岡居池之報恩通書交好期卜築
九華而償所願焉玉岡以葺其寺之勞須迄事乃踐約
且求文以記其實按秋浦志宋崇寧二年詔郡國建崇
寧萬壽禪寺政和元年改天寧萬壽紹興七年又改報
恩廣孝用追悼徽宗也有司以同太宗徽號請易廣為
光則凡江淮以南皆有報恩光孝寺者其創易率由是

云而池報恩居郡城東北始主僧法應作轉輪藏洪邁
記之淳熙間居民延燎寺併燬有志南思傳相繼興復
至寶祐中祖吳德琛建千佛閣又六十年為有元延祐
己未玉岡始來住山而舊屋已不支風雨矣於是搏縮
經費由門廡殿堂方丈庫廩經藏鐘閣僧寮賓館外而
塔院莊墅凡寺之屋一更新之亡慮數百間而加廣於
舊像設供具咸極精好先寺有地奪于豪至是悉歸之
而寺日裕因念其成之之不易而懼後之居者以裕而

寢情乃思所以訓之也予謂人心之妙使施諸有為可
日計功業惟斂視返聽黜聰墮體歸之無作而全吾所
固有者難矣故吾與玉岡皆倦於應世思結茅深巖不
以是乎而玉岡猶未忘其勞諄諄以勗其徒則吾亦不
能忘言也玉岡番禺人名正珪始住宛陵章教嗣法鐘
山月庭忠公才識過人有足書者復繫之辭辭曰長
江西來萬馬奔鯨呿鼇擲如雲屯天開九華揚大旂導
以列戟嚴重閭禪老燕坐浮大淵樓閣倒影扶桑瞰

撞鐘伐鼓交人天像嚴物備禮孔殷瓔蓋華鬘金珠銀
螺唄間作樵笑言劇辯颺發喝雷震千偈酬之海波翻
如幻所作駭見聞非見聞者吁彌尊氣育萬物胚乾坤
化周六合靜者神爾徒伐石刊不泯惟勞可書言可傳
與師之道長俱存

蒲室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蒲室集卷十二

元 釋大訢 撰

塔銘

永嘉江心寺一山萬禪師塔銘

代佛智師作

予景定咸淳間與一山往來浙東西率不相離離或不
歲月終必合及東窻禪師來南屏予掌記又推擇一山
使代已而南窻絕岸湘公先陰使人以客召一山至則

令衆擁授前職客曰士而可以計取耶遲一年當復我
及期而歸卒掌其記時上竺佛光以齒德位望高一世
猶降已與交其它之大方有衆千百皆未足多如得一
山為旬月客若頓光几席德祐間因遊天台客執別曰
子其寒拾乎及境衆留主寒巖未幾遷紫籜十年遷疎
山與當道議不合即棄去時予亦菴居於洪一日有龐
眉負笠走雨中來就之乃一山也留數月歡甚而江淮
總統會諸山於靈隱之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山

蓋奮勵以古道自任庶幾禪林全盛時又十年行宣政
院具疏幣以永嘉江心來聘至之日龍出光怪羣鳥翔
而不去人謂宜有吉徵已而廣蜀雲南窮髮之學者鄉
風大至居三年院吏閱舊籍謂有一字可出入其過者
以諷一山笑曰吏姦欲竭吾帑庾以塞谿壑吾不為也
必有酬直以吾位為奇貨者吾其行矣衆數百隨至馮
公領度終无留意各泣別散去悲聲答林野一山即躡
履獨往惟其徒克恒背一囊僕役無一人視之若甚窘

然而自喜如新去桎梏方笑傲恬不為去留計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歸東谿且從容言復以開先歸師又便欲去乃止不敢言後明公歸番示寂開先之衆慙逼至再四願不以寺務累師惟乞訓徒凡一時名士爭願出席下其它師之弟子雖抱奇蘊勝皆自不慊慚一語相肯諾始若厭望然牧衆餘三十年道足不愧古人而受命綱吾宗者率視賄為好惡故一山起而復仆不得大行其所欲為豈在己者可勉而在人者不可強與鳴

呼一山化之先七日力疾危坐不近藥至期命具浴更衣出據室几連兩序進書訣衆語置筆問不應撼之息絕逝矣皇慶元年十二月三日也閣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有司銘以烈焰經數十返益晶熒齒牙頂骨錚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齊爾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焉以七月大會萬衆迎歸謹泣交動餘舍利又以葬東谿舊與南州珍公同里因

同竊葬之三年克恒走錢塘乞銘予以徑山罹禍方塞
關絕客恒堅不去謂它無能知吾師者予恐即死忍不
使一山行業暴白乃書以授之一山諱了萬字無竟族
臨川全氏生淳祐元年十月十四日瘠而弱年十五業
程文有聲然無嗜俗意去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俄
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谿聞公荆客珏公簡翁敬
公皆相語合後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遂脫然得所
證明以白東家客詰之終無疑洎開法竟以嗣客肖焉

而辯博過之常瞪目坐不以丈自溺至有求輒累百紙
落筆立盡雖誤終不易或應變縱論衮衮萬言不窮錄
之皆成章人欲宿構終莫及卒時年七十二銘曰 凡
物之終得喪惟均孰計其初時之詘信有實其實人棄
不食後時而思於實何慝師有至慈萬物一已如保焚
溺嗟嗟赤子庶幾善導其如蠢蠢彼聖之世尚曰堪忍
有覺大雄胡乖而逢遲子同歸夜光瞳瞳昭著日星龍
鬼撫呵無或不睹如盼者何

金華智者寺雲屋間禪師塔銘

代佛智師作

括蒼松陽葉氏世多名人其尤顯者唐開元中有諱靖
為老氏學宋大桑門雪堂行公與石林先生夢得為三
賢里人至今祠之自雪堂後族秀民多為浮圖氏而尤
顯者曰雲屋諱自閒遡雪堂九世諸父也九歲族伯父
古鑑皎公使習經如素誦季王父古樵宗公謂兒異使
學佛能輔教族俱大也携入福安院十三剝落隨樵居
婺之仰菴厚自韜韞已無涉世意雙林朋分石見謂是

子異日風穴老南也母滯茲樵遣叅荆安於冷泉使侍
香辭匿入淨慈石帆俾掌記復辭暨東客至迫使就前
職撰成道疏云發見精於午夜客易發為泯因汗下股
栗如撒蒙蔽已而省部有知師名者舉住江右九仙寺
檄至以母老辭歸婺作景睦堂便養堂側有法明寺因
寄築焉榜堂曰萬休至元癸未郡以雙林廢倚師中興
彊起之說法嗣東客五年棟宇完帑庾實即引去歸萬
休十年智者寺住持友竹素又舉師代已卻避凡七月

乃應與恒山周斐齋交相好郡守為築二老亭山中李
雪菴鮮于伯幾作圖賦詩落之憲使梁公又構草堂寺
側大德甲辰因謝事居焉宣政院復以江心起師辭老
不任更以其友一山代之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
笑語如常時客退命左右進筆書偈與衆訣遂終遺戒
三日葬草堂後龜山先是自為銘息齋李公為磨厓書
之壽八十二臘七十生宋紹定辛卯六月二十日有外
集二會錄若干卷其徒可則謂師之銘不及其系請詳

志之予與雲屋臨川萬一山雅相厚逾五十年二兄同年卒予後死者忍銘耶又義弗可拒乃銘而系諸辭曰維括之陽天作其區其良薦生族大不居神睠有德而卒俾予孰彊予宗賈勇萬夫師有立言侯公氣沮曰匪吾事庶曰禦侮擁幢大方人榮袞黼師居不寧武歸將母復恫于道如任弗克甚彼學人有來如驛有辯雲興示之默默或恃其盈我以無得胡濬其原胡嗇其施亦既壽考亦終化儀可拜可瞻龜山之石孰睹其真茲焉

其跡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

代趙魏公作

東漢佛法入中國而佛之遺言莫克大備唐太宗時有玄奘法師者躬往身毒求之得經律論歸授其徒窺基為箋疏釋之世傳為慈恩宗云國朝以仁慈為政薦尚佛教又益信慈恩之學先是其學盛於北方而傳江南者無幾至元廿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求其宗之經明行修者分主之使廣訓徒時東昌德公首被選

世祖召見賜食與衣奉旨來建康住天禧旌忠二寺日
講法華楞嚴金剛華嚴大藏等經三十一年又賜號佛
光大師師既善講說又能力行故人薦信之每施戒人
父子兄弟相教毋犯至然頂指為誓且願出財力新其
殿廬樓閣初寺廢僧星居如逃亡家及茲大有羨粟歲
饑為食道上活殍死數萬流俗尚醪醴相雅好結官吏
師獨以律繩其徒令先自謹飭出止坐起有常度若韭
薤蒜葱酪乳辛葷等咸毋蓄食凡物之屬於公者勿毛

髮互用誤一罰十故者擯久之皆化服徒無犯令自居
建康三十餘年一布衲皮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危
坐達晨以苦誦讀蚤喪明忽夢萬僧迎居高坐空中散
華如雨覺以語人因示微疾猶誦經不輟頃之安坐而
化至治二年二月七日也年八十八置龕廿有一日顏
如生以法闍維獲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為塔葬之江
寧縣張家山之原以行臺居建康凡仕於南者多鄉師
高行願受一言為弟子金吾上將軍闕事師逾謹以

豫章大訢之狀來謁銘孟頫嘗待罪世祖朝見其用人
天鑑莫測雖方外士皆雄偉傑特若師能弘其教亦一
時之選也是可以銘已師名志德號雲巖姓鐫氏世居
般陽萊州掖縣後徙居東昌而師生焉十二受經於順
德路開元寺海聞禪師嗣法於真定龍興寺法照禧公
而嗣其法者某某凡若干人銘曰 於穆聖祖如天之
臨維佛大聖克協帝心帝心於人一視同體設教多歧
趨善一軌佛光之道聞于朔方受命于南陰贊時康乃

升高坐乃考鐘鼓以誘以諭有來如雨內默斯照外應如虛往復無朕寂用一如境變萬殊其立也獨匪留而久匪逝而速長干之麓牛首如伏後人是瞻于日不足孰圖師恩刻石于原維其似之庶幾不泯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有元延祐四年十一月三日臨川妙行慈惠大師卒卜明年某月日葬其徒來謁銘乃諾而系之師諱繼聰字愚極族王氏以宋寶祐闕年五月十三日生十二徒

資壽寺本樁宗定為驅烏十七給文思院勅牒書名以嗣定之徒自壽景定初樁定亡江西常平使者并籍寺田衆飢以散師獨走大府直之凡七年漕使方公逢辰覈得情悉取奪田歸于我師葺寺又益田以紓公且驟施于鄰居室雖乏匱常若裕雖豐若未始積也日誦楞嚴法華又樂吟詠凡圖緯推步之術岐伯俞跗之書咸無不穿穴有以南安能仁寺請出世固辭不就自始受具迄是無缺行凡六十年年七十七先相兆于寺北之

雲谿期與徒紹明同藏明有徒三人長嗣德德授宗善
善授法觀觀授惠辨次嗣徑徑授守約約授法舟李嗣
徹徹授守悅宗支以蕃惟徑善蚤世約博學通宗主項
山寺銘曰 世貴有後而懼不祀孰是吾宗重若傳器
師智克荷度德敏事奮舌風生敢抗大吏胡賢而藝而
不昌于世道充其身而不淑諸人嗚呼尚俾爾後昆以
識其丘原

臨川資壽寺明公和尚塔銘

公姓彭氏諱紹明字無昧撫之金谿儒家子年十二輒不喜與俗混居於是去學佛于臨川資壽寺宋景定甲子從妙行慈惠大師祝髮為桑門莊重簡默善誦孔雀佛母經人病從師禱祈輒差以故里人爭相邀致雖甚遠且無所施與終不辭或少得施悉以資寺為繕修費餘以貸鄉鄰之困乏者及視所居室枵然衣敝不易尤喜客款之盡歡雖彌月如始至又致儒師以訓其徒若守約法觀守悅皆以能文辭游禪林先是官籍寺田慈

惠以狀白府及部使者凡七年始克復公時行貸以給其費自侍慈惠六十年雖老益敬畏慈惠自始疾至病必躬醫藥凡歲餘未嘗歸私室及卒哀至絕比殮及葬不少離次自是神志日耗戊午春病噎氣逆禱曰願貸須臾死使奉師歸藏十月葬慈惠明年疾甚即不餌藥五月十日坐起及少間撼之目瞑矣其徒嗣德嗣徹守約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雲谿從慈惠之兆年七十有五始寺之徒以傳次相授受至公乃派別為三雖各以

宗傳而若一終無異言守一先一歲卒銘曰 童知訓
誦里無勃谿以事宿老槁項龐眉談笑寓物物無遺者
復我侵疆築室百堵有徒雍雍波趨雲從匪承于代亦
寄吾宗吾宗之寄有肖無類茶陵何人端也嗣會惟約
與觀載啟其途于日千里敢昧厥初蒼山如城其流環
外我瞻雲谿雲木茂茂猗與後人無念爾猶不有過者
拜此道周

豫章般若寺絕學誠禪師塔銘

宋季慧朗居仰山法席特盛由其門出據大方固一時
麟龍其遁跡巖穴若高峯陡厓鍊牛亦足追蹤先德後
高峯以傳斷厓中峯而鍊牛以傳絕學又皆道重海內
它宗所不及也絕學卒十年其徒智玄以番易廷俊之
狀乞銘其塔師名世誠吉水人世鐸氏生宋景定庚申
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十七宋亡兵革甫定家無所業諸
父迫使從商不樂也行寓興國大冶三泉山有異僧無
相者通宿命見師呼曰昔黃梅山同叅能認識乎師惘

然無相勉之學佛以還舊習師即棄所賞從修禪定忽
聞鐘聲有省又教以出神師曰神往形存苟人昇致水
火神返將安所寄知不足學棄去登臨江之西華山求
祝髮春山宗公與語奇之謂真顛雖沒而肉身猶在盍
拜之以剝落焉久之游衡廬間留圓通石室瀝指血書
法華圓覺以助精進入吳見蒙山異公及菴信公且徧
叩海上名宿所至莫撓其鋒而自以未饜所志復歸里
見陡厓戒公值其卧疾猶酬以偈戒卒往謁鍊牛定公

于湘南徵詰數十返始曝然如釋所滯遂留分坐期盡
磨礱以印所證乃去至大初過洪之靖安愛其林壑幽
勝有凌景仁昆季即靈鷲峯築菴曰般若相傳馬祖嘗
記五百歲有大士來說法咸謂師足當之生米市鄧實
齋亦舍所宅為菴以奉師師往來居之出無輿僕儲無
甌石而化茅茨為廣居從之嘗數百人敝衣槁項溷處
樵蘇言無緣飾或有所訓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而聞
者拜稽相然頂指誓以勿犯若公卿儒老異教之士與

西域高麗雲南日本諸師亦嚮風趨慕耄稚扶携接踵
于道至家繪其像祀之每剪爪髮或墮齒牙則爭取藏
去如獲舍利至順壬申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春秋七十
三僧臘四十有二度弟子若干人奉全身以沙瘞靈鷲
峯下後三年出視之貌如生爪髮眉鬚皆長寸餘飾以
香泥迎置于堂礱密石為塔而四闢之以牕其徒事之
猶存且刻銘其上焉予聞師之教人專修乎內以明夫
自性性之常定雖虛空可壞現在身心皆為虛偽況於

滅後取其棄質以為實有無乃戲事而於吾銘何有哉
又惟妙化無方靈機莫測故臭腐可為神奇柔脆可使
堅固世有佛指齒骨諸祖肉體皆歷數千載而鮮瑩剛
潤有足徵信將嚴像以崇其教立言以寓夫道而銘不
可無也於是不辭而俾之銘銘曰 雄峯如壁泐潭千
尺師據其衝氣當勢格磨磨如壺萬象為徒古有其人
南陽大珠大方萬指虛若闕市仰止高風心悖顙泚大
用無作至道無言寂若槁木而應無垠惟師法身非小

非大孰云委豁而亦不壞刻銘塔坡金石不磨死生之
畏其如師何其如師何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道非語默胡求其跡作於無作無任智力大化咸物雪
霜雨露生死變遷人之大故獨無怛化旅泊傳舍猶餘
光怪海天不夜海若弭節九峯龍趨電擊雷驅文龜長
魚示爾來學粲若干鐙庶幾不亡我銘是徵

蒲室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蒲室集卷十三

元 釋大訢 撰

說

冲默字說

古渝圓照師月公名其徒曰德照將俾嗣其明以不匱
照克服訓鋒淬膏潤肆勤于業以渝處遐壤無以振厥
美於是南游萬里求有當其志者胥會于錢塘請曰古

以字稱敬其名也幸辱之字辭不獲因進之曰肫盛而
魄生薪炎而燼棄懼其明之傷焉人有靈府物之慕明
者也荒怠以蔽之私智以鑿之明於是乎替其有治之
者不及焉則過焉闢茸者嫌於汙皦皦者害其察故君
子學以繼其明明必守之晦而後照之義終焉字之冲
默其可乎老氏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似之矣復
祝之曰鑑兮匪形淵兮匪深無曰左右惟帝女臨子慎
厥武孰圖其覆子創于口遠莫子復敬之敬之福履具

宜曰有令德曰有威儀圓照之室施于瓜瓞尚昌于世
以薦嘉字

開通容字說

佛鑑居仰山以茶陵開禪者綱維其衆衆悅之相與字
之通容稱焉於其有請於予乃進之曰若知夫通之說
乎聖人之教人也因其明而牖之若四闢以達于奧使
學而至於通則善不可勝用矣其或有優於學而弱於
實通諸古而謬於今猶迂轍以即途膠舟而求濟者不

通於事也是以君子介而不隘和不流默其智以容
居易以俟命又必觀其時之通而後能大有為也故學
不通不足以為善事不通不足以居衆時不通不足以
傳道而學所以為己適於用者為人乘時以有為者將
以信於天下垂之後世也學也事也勉乎已者也人可
能也時者天也人不可能也明夫二者其庶乎始終矣
通之義備矣咨爾通窻式和且脩不念佛鑑或貽之羞

繼齋說

大同張氏家百口不分兄弟相與謀曰古之受土賜姓
何止百族今子孫或繼或絕漫不可考其可聞而知與
吾高曾祖父同時為鄰里嫻舊以貴顯富盛者求其後
某若某已無幾況其田廬器物者乎自吾有姓以來至
吾高曾不知幾世由高曾至吾又幾年而先世遺業故
無恙非吾宗碩德厚澤能若是耶自彼秦人家貧子賤
出贅父子異處昆弟相訟相擠以禍幸其凍餒覆絕如
路人不之顧者世相望也使吾不知戒而懼能保其後

之必無是乎於是計其田若干畝推大宗之長主之籍其口食衣廩給喪祭婚娶各有差咸家之長幼適庶臧獲均有養焉歲閱其贏以備不虞又慮其不知教或陷于辟則先志墮矣廼萃書數萬卷列羣從子弟與鄉之俊造日講說其間作堂曰同善樂取於人也齋曰繼齋責子孫世守之也而求諸能文辭者申其繼之之義焉夫堯舜禹湯以道繼者也文武周公繼志者也而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孟子歷聘諸國俱不得位而道則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也。由孔孟而下，不得其繼焉。宋
有儒宗者，能遠紹千載而學者，靡然以得夫性命之正。
嗚呼！世之欲學孔孟者，則必若是繼之之為得也。昔者
公侯有國，大夫有家，民有恒產，三代而降，制不如古。雖
環堵之室，士不必有，惟道則修。諸身職夫我者也。君子
其盡力於斯而已。而張氏兄弟生太平盛時，居有室，食
有土，子孫繼業，家益蕃大，是天之因其材而篤之又力。
學乎孔孟，必有以繼其道者也。然吾游方之外者，而幼

亦竊聞之故假其義以告張氏兄弟五人其季若思與予交字子儼云

靜隱字說

御史楊公弘正世為西夏貴族年方壯又登顯官才茂器宏翕然人以宰輔期之而常嗜欲泊然自號靜隱以寓其志或謂公耻與俗俱思自拔埃塵之表有慕幽人逸士之脩然遐舉於世若不屑焉予聞而疑之因考古人命名立字或揭諸室而銘諸盤盂几杖雖其義無常

然皆欲勗其德以求合於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必由
定而靜以接於羣動嚴乎顯微而後輝光著於事業是
以靜隱之功致於學者也及其成德則雖窮困隱約寓
諸耕釣版築未嘗一日忘天下豈若寒灰槁木漠然自
棄於無用既而出為卿為公為帝者師則列土而封五
鼎而食豈若泰然肆志甘蹈禍辟而不止者故君子閒
居則思致君澤民處榮則思靜退是又以靜隱之道砥
礪志操而審乎進退之幾也夫靜也微也動也著也循

夫內以應夫物而全吾心之德也出也隱也觀夫時以進退吾身也皆所以存吾道而求合於聖人之道也古有不得志於時則猶隱于吏隱于市豈必逃山林若避地避世為哉況今朝廷清明俊乂在位公日嚮用若預戒貴盛無忘勇退以不改陋巷之樂如前所陳者云耳而彼乃方之以巢許沮溺不知公者也予不得以無辯

江山小隱說

御史思齊公謂予曰季弟彥明年逾弱冠方勤于學而

受命宰衡之開化以任百里之寄他日不患不登顯宦
惟持盈守成以養其德善矣其友為扁所寓曰江山小
隱取古之達人處功名貴盛時未嘗一日忘林壑不沉
酣于利祿聲色若王逸少之蘭亭賀季真之鑑湖是已
予謂知幾審時擇於進退則庶乎而曰樂乎外以忘乎
內志其小而遺其大未盡美也孰若返觀吾之歸然獨
存汪然常盈運今古而不息任萬物而不有者以進夫
可久可大之業雖有力挈泰華智測溟渤而不能窺吾

高深之彷彿江山云乎哉小隱云乎哉思齊命書其說以授之

題跋

恭題文宗皇帝御畫萬歲山畫

今上居金陵潛邸時嘗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于屏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稿圖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道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而天縱之才豈以是為誇美哉聖意

若曰世祖由南征平天下定邦畿作宮闕以開萬世之
基是不可一日忘也身為適曾孫而自任以世祖之重
使登其山居其宮毋以逸豫為期而思四海之廣必人
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歟盛哉自是
而入繼大統膏澤屢敷于九有疇克以是圖再進聖覽
必感昔之作圖以寄其思而今則居之推廣當時之意
其祖宗生靈之念又將油然而動于宸衷而重增眷眷也
臣大訢比以方外蒙召獲睹皇居之壯辭闕踰年因閱

是圖無任感戀謹伏書其下云

題左德明刊施金剛經後

盱江左德明舟往儀真至荻港中夜風大作鄰舟飄失
無慮十百獨左舟若有神持之者舟人異而問之曰我
嘗印金剛經千卷施人豈以是而報我耶又見大舟覆
浪中左曰是必有人未溺死急出錢與善游者棹他小
舟趨救之且令持斧破舟鑿竅以呼果得十五人以出
道由金陵為予言之將再施經以答神貺復欲求名公

三十二人各書經一分集成而鋟梓焉因告之曰經之
教人以明夫性也而金剛者取其不變不壞如云一切
佛法皆從此經出豈不以此經即吾之自性而不可一
豪加損其中雖三十二相六波羅蜜尚不可得豈況執
六塵四相而欲聞此經乎使能識此經以擴夫自性之
妙則藏一微塵而非隘包太虛而非廣在瞬息而非速
亘萬古而非久大浸不溺大火不熱者蓋理之常非假
他術也又何特驚濤之恐因此經而致神護較小施報

於禍福哉左聞而喜請書以為經序記風之夕維至順
辛未十月十九日

題曾大方北磻禪師方中字說後

古人所謂方於中者為正直為剛果為不詭隨圜於外
者為智謀為權為變應於無窮而行於無事也其有以
復執為方以諂以柔為圜者無取柳子厚說車固善而
陷佞文之黨於圜之義得無少辨乎吾曾大方齷室翁
字圜上人以方中而使其求柳之說以自懲勸蓋五道

與世教有同而異異而同惟隨事酌義若圖澄之於石
勒羅什之於姚秦閔生靈之塗炭而善導其昏主所謂
圓而方者也大覺之焚龍鉢楷公之拒紫衣戒吾徒以
奔濫而卻君之賜所謂方而圓者皆足垂法後世番禺
趣上人得翁遺墨請伸其義而書其後云

題曇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番禺桑門紹曇之母李氏卒將葬曇走金陵以告其友
大訢曰吾族世為儒曇以父母命幼使學佛其始旬日

一歸省母曰汝不堪苦寂耶既而數月一歸母復曰吾非以汝兄弟多而遣汝聞佛之言性有謂一念萬年者吾深慕之欲汝得其道以告我不猶愈于董苴涪隨之奉乎於是即日別去求楚吳甌越之名師往學之餘二十年懼無以歸白母今母不待而卒欲庶幾古人織屨為養不可得已雖歸又何以藉口見鄉黨且吾諸兄乞銘於鄉先生吳存已悉其家世行實與卒若葬之日月而不及吾母以命我之志請復得子之言附之碑陰以

志吾痛而悼吾母之冥冥也言訖又泣予聞之矍然曰
而母其知道乎形生者一世而盡而性者窮天地振萬
世而不壞者也佛之言性必見之明守之固而後為聖
為賢若或明或昧或操或舍與所脩之異而為天為人
為鬼神為異類凜乎可畏故學者絕情去累一志於道
以有盡之形求不壞之性欲一世而成功萬世也以是
報親不既重乎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
者矧佛之制其徒猶篤孝養若曇以志事親是誠乎孝

而知所本矣又嘗從佛鑑禪師于徑山掌其記端慤有文克荷吾宗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題朱俊卿為父母修冥福後

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惟靈明之性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雖人人均有之而隨物奔逐頃刻萬變飄忽千里如野馬陽燄念念不停至奄然而逝則貴者不能有其位富者不能恃其財而親者不能留其愛也有足悲夫故吾徒以死生為大懼必

明夫自性而求所謂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也又吾佛
言人之死而生生而死死有所往生有所來有三世有
四生有六道由人之所脩而異入焉聞者凜然知所懲
勸而自格非遷善徵諸古驗于今為不誣矣儒以治世
設教脩人事而厚民生若死與鬼事寡言之至曾子之
啟手足易簣不亂而訓亦嚴矣錢塘朱俊卿儒者也居
母喪致孝以其父母嘗學佛故邀釋老之師說法以資
冥福將使明夫不生不死之性而進于道也亦其父母

之志也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俊卿以之

題高氏守拙詩後

孔子之門子貢最為辨博猶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
一以知十則顏氏之才敏世宜無與伍者矣而孔子稱
其庶乎屢空又曰黜聰明墮肢體由是論之道有體用
學有本末聞一知十待用於外者也黜聰明墮肢體致力於
內者也三代而降大道不行民俗偷偽聖賢者將使邇
流而得源斂華而歸實以求復其太樸于千載之上也

真定高侯至元間由司憲出牧大郡為政以能稱而自稱曰守拙其有取於顏氏之黜聰也耶夫物欲之熾不翅火之燎原非達識則不能黜其聰其意匠之斧斤旦旦而伐之非大智則不能守其拙而或者謂侯之守拙蓋嫉夫世之以察為明以刻為能以詐為忠以矯為廉而資之以釣大名獵厚祿自以為巧為得志而人亦歆艷之故侯耻而甘於退拙而因以自命也曰是亦窺其外耳而侯不為是也予生晚與侯未之識而獲交其子

若婿聞侯之終談笑娓娓危坐而化是足以徵其平生
且侯沒三十年子孫益蕃衍其積德之效又不可誣也
他日季淵以所藏守拙詩累軸示予曰先君之手澤未
嘗一日去目也予受而書以歸之以識其孝思使侯而
有知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蘇公以剛正為小人譖毀凡所交游亦為羅織其時有
得其文字者不敢以示人甚者取所書于梁壁亦削而

漫之而後世祕惜之過若父祖手澤當時小人猶切齒
憤恨如已寇仇然由是觀之大抵人之心術不可不正
又何忍而不為君子耶此帖在惠州時與程正輔者二
月而云天氣斗熱其炎瘴可知而他書又云譬如惠州
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其胸次洞達不為憂患所移
可想見其人矣觀此益增感歎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魯直謫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恬然自得效蜀人法事茗

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宋季淳祐間蜀阻
兵革癡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直賦悲
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皇元天曆改元之秋又
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喜服順然不無傷殘也
予雖非蜀人觀癡絕所書能無感慨佛言世界衆生悉
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持以定慧之力能安行而順適
彼外之貧富夷險無一毫加損於我也魯直知道故謫
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癡絕悲蜀禍之慘知宿業

之不可逃惟脩定慧足以勝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為後
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華歐要堂篤志於道得而甚秘
惜之或者玩其辭之超勝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東坡手帖

蘇子瞻嘗有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推原常棣
之義以仁人之於兄弟也無賢不肖一以親愛待之周
公身任天下之重處嫌疑而以大義滅親豈其心哉子
瞻以直言立朝流謫萬里思其弟而不見故追記其詩

而書之愛友之情可勵風教況其詞翰俱妙乎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松雪翁為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素不習書其真贗工拙皆莫能辨然如伯樂相馬正不求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千文求題故云

題殷濟川畫

吾友孫敏中得殷濟川畫達摩寶公而下禪宗散聖者凡廿八人併取其平日機用摹寫之然南泉斬猫雪峰

輓球蓋其一時示人如石火電光不可湊泊思路絕
語默俱喪況可以筆墨形容哉畫者正郢人誤書舉燭
而燕相尚明國雖治而非書意也敏中博識謂濟川名
畫脫去畦畛昔牧溪嘗從其學又癡絕虛谷諸老題後
稍珍惜之然予不可以無辯也

題思聰遺墨後

歐陽公慕韓子作文因欲攘佛而喜與僧交蓋當時僧
有以取重之者聞訥公之辯博而見明教之上書固已

氣沮心服其下若惠勤思聰又因其所好以相入蘇子
瞻謂聰九歲善彈琴十二舍琴而學書十五舍書而學
詩又曰慧能生定以至于道則書與詩當益奇觀此可
見其人品矣天台聰聞復名若字與思聰同所業亦相
類士大夫多樂與之游惜時好趨尚各異未有如歐蘇
者以振發之因其以所藏思聰遺墨寄題予既喜其所
同感其所異并識其末云

蒲室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蒲室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吳甸華

謄錄監生

臣

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

蒲室集卷十四

元 釋大訢 撰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後

佛惠居雪多得故家圖史書畫又與松雪翁交號稱博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

皆不能辨松雪嘗謂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人漢高不知文縱知武亦多戰敗至治生產業皆不能獨能為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為君若高宗雖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綱宗澤與諸將如漢光武克復中原深為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愛賢可謂守文之主況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二翁之不復見追憶疇昔以識所感故書於後

題三教圖

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圖之以為揖讓可也佛生西竺未嘗至中國又時相先後而亦見於圖何也若以其道同心同雖善言者言所不能及豈筆舌可形容哉畫史欲託諸圖像以會其同而好辯者反資以立異孰若得其心同道同而忘言也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唐元德秀李觀喪其親瀝指血書佛經以資冥福或者謂親則亡矣而徇俗薦悼何益哉予謂元李為唐儒宗

其講亦熟矣知親之靈然不昧者不與草木同腐則神明變化死生往復天人萬類必有所歸而佛之以性喻金剛之不壞而般若者性之常明波羅蜜者梵語到彼岸猶儒之止於至善也夫孝子之心以哀經哭泣不足盡其哀慕而求親之靈如佛所謂不壞而常明者超彼岸以止乎至善其於愛親不已至乎金陵陳世榮刺血書金剛經以報亡母祈於悟上乘超淨域惟以見其高識有合於元李諸賢而無惑於末習淺議為可嘉也他

日其子以示予謂先君手澤未嘗一日去目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陳氏有焉謹書其後而歸之

書金陵十詩後

鄧善之為予言肯堂王公與果長老厚善迨果化去而
繼學於是夕生今年夏繼學來為南臺侍御質之云先
公嘗指予言果長老將化而來別云復有廿年之聚予
二十餘先公棄世則善之之言為然也繼學居官不數
月而去視予若宿契每作詩必錄示吾黨和之者百篇

而永嘉雪心為書繼學喜而尤喜雪心書後有作率
令書之雪心取予橐命題其後予聞佛制其徒毋溺於
文藝恐其偏重若溺而力不能以自舉惟大乘者假之
以護教禦侮可也不識果老為何如人得非所謂溺者
乎智永好書而為房次律則可戒公以傳宗自任而為
蘇子瞻則吾法不取也吾與雪心可以為鑒云

題安國寺記後

東坡蘇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及謫黃州往來西山樊

口皆其前生舊游處也作安國寺記云道不足以御氣
性不足以勝習歸誠佛僧求一洗之蓋其失在最初一
念何待得罪於朝而始悔悟夫富貴利欲之鑠人甚於
膏火安知患難摧沮非玉成夫公也蘭莊禪師嘗倡道
淮西以安國舊記不存求予書將重刻之予戲謂蘭莊
雖造道深密而未忘文字之習當以戒為鑒毋效尤也
蘭莊笑曰堇喙能毒人而良醫以之愈疾庸何傷焉且
吾欲補安國之缺而使世之慢佛者讀之視公而自愧

故不辭而為書之

書瞻雲亭詩後

予久不作詩為張君所強不得已而賦仲南見而求書之云將歸番省親志所同也予謂世之言孝莫過於曾子曾子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而口體之奉次焉蓋人所貴在知道知道在明性明性可振天地萬世而獨存而親之所以命吾者在是也仲南徧叅名宿為予掌藏才敏過人有高行而造夫道歸以諭其親

不既重乎視慈明之白金睦州之織屨猶忘乎世禮也
於吾詩何取焉

書商學士畫山水圖詩後

予十歲祝髮即受沙彌戒則綺語口業便當絕之而父
師命猶令不離學館至十八游方始棄文字然為人所
彊往往不工有愧作者故力辭謝又取人憎惡年及衰
邁猶不能脫然淨盡信宿習染人未易洗滌或謂菩薩
假諸伎藝以如幻三昧因事攝化則吾不能知天目具

上人命書舊作將使吾知過責悔以自新耶其以世俗喜文而謂我能隨機善導耶知我罪我當有識者

題凝翠樓詩卷後

南昌饒益寺去城四十里與予族最相近予甚幼時族人往往抱携至寺及予從伯父祝髮城居惟歲時歸省得寓宿焉寺耆年平山端公遇予猶子侄然後予以授徒留浙繼受命來金陵而不能歸者三十二年矣平山之孫大亨如淵出方外從予游淵以寺有樓求賦咏於

所交名士臨川危太樸以可望五老西山之勝命曰凝
翠而為記文詩章者累軸淵為予執侍常勉之進道以
其將歸而徵贈言也因以茲樓喻之子得諸公之賦無
不盡工然無一人嘗至其處徒想像形容之求身臨而
目擊者莫予若也雖不能言庸何傷亦猶吾宗傳心之
妙必親證悟而後言可徵信子歸拜而祖質之而承顏
於聲欬叱咤或盜而春脩而雷電蔚然虎變而龍躍則
吾亦不能知也雖篇什之多將何以為哉

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近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叅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答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為然

題米元章書後

元章多蓄晉人書帖作寶晉齋而其書豪放自成一家

所謂善學柳下惠不師其迹者也

題斗極杓公遺訓

臨江靈峯寺自斗極杓公開山至今才七十年而其後數世皆以德望重禪林必其家法嚴肅願力宏深故爾及觀遺訓遺倡簡直淳正則信然遠孫極宗玄公機辯過人法才雅贍而持其祖訓出入必俱奉之惟謹則凡靈峯之徒可槩見矣而視他之大方所至如逃亡家豈其祖訓願力獨不如斗極者乎嘗聞之昔有創業之主

藏其耕具以示後人懼其狃於貴盛使無忘厥初其後則耻而棄毀之至覆敗流亡求為耕夫亦不可得而悔無及矣以是觀之諸方之廢而靈峯獨盛者以能守其家訓也極宗請書于後云

題王荊公尋僧圖

荊公操守學問以經濟自任及為相不酌夫時世之異取周官國服為息之意行青苗市易之法如唐相房琯用春秋車戰而敗也公猶以望重時君相如哲宗溫公

莫敢終非之始蔣山元老期公於早歲為能甘澹泊如
頭陀棄名利如脫髮故晚年間居若悟其失以應夫外
者既愆於用而是非榮辱復何足較不若齊得喪一死
生以策勛于內可窮天地振萬世之為得也乃日尋禪
老游有深旨矣後人不能悼其才悲其志廣而用迂復
過為詆毀吾故取唐史論琯事以見其義云

書印土寺記後

予在鄉里數從印土諸耆宿游出方外又與其徒慧滿

道高道昭游錢塘金陵間交益厚故求予文記之高居龍
河十餘年由記室為首坐禪餘不廢詩文有唐人作者
之妙敦節義勵操履若虞揭先輩幹克莊王伯循諸名
公皆與交至正元年六月得奇疾二年七月始疾愈行
宣政院又檄請主海鹽之天寧寺吳中士夫咸喜其至
爭以詩偈來謁賀隨問隨答累牘而書不以病起為困
九月廿七日州巨姓敷高坐迎請舉揚聽者千人暮歸
猶肅客至二鼓假寐蚤作漱盥足不能立而仆掖之坐

語含胡呼謂寺之老與從行義境曰吾住山六旬施利
衣物悉歸寺吾母老可以舊所儲五百緡奉湯藥餘以
買石刻寺記歸印土境如所教得石太湖鑄之舟載以
歸而境為予執侍復請識其後高字獨峯云而記所謂
派別為三曰紹祥紹經紹益永康正因慧月法濟志大
道高義制禮中者妙曉之派也而紹祥無弟子曰紹洪
永寧正覺慧滿法喜智聚道東仁寓義境者妙觀之派
也曰紹端永瓚正傳專燈法雲志謙智玉道昭道敏仁

安義珍永則信果者妙隆之派也

題東林寺重刻李邕碑後

廬山之勝甲天下而東林又山之勝處也由遠法師居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總公易為禪林而寺始大其間名賢品題不啻千百獨李邕碑以字畫之妙為世所珍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既新其寺復取李邕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無今古時有廢興而文以紀一時之事耳師者宜訓人以道於字畫何取焉而禪

師之言曰道外事乎事外道乎華嚴法界世俗衆藝皆
為道用且吾以興復之勞欲後之繼吾居者皆若遠公
照覺能隆其道以昌吾宗又豈無如邕者而述之於將
來也故吾刻之石庶有勸於後云龍翔法弟大訢聞而
識其說于下

題放魚記後

越之諸暨有湖環其廳治歲取魚鰲之利以助公用宋
政和中有陳尹者禁采捕以舟載魚悉縱之長江中復

語芝園照公使記其事雖惻隱之見于一時亦足以覘其平日之用心矣夫仁及蟲魚則惠於其民可知也能與名僧游則其具正信為法檀越尤可知矣視今汙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漁取吾徒至傾貲以結之飫酒載以啖之猶不能免况有澤及鱗介者乎予不能隨時俯仰動遭譏詬固无芝園之道以化其俗又安得陳尹之為政使民與物各安其生而吾徒可倚為外護者哉明慶泉宗師以芝園遺墨命題重吾所感云

題趙閒閒書心經後

司馬君實嘗書心經以贈僧復題其後謂韓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體以理自勝要自胸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爾跡之弊雖聖人不能去若惡其跡而棄其本是猶惡焚溺而罪水火惡噎而罪餐者也雖其好惡取舍之不同猶能明佛之理而交其徒之賢者視今之庸俗隨時趨尚孰有察夫理而別其徒之賢否哉太原白氏世為金國名臣正大年間有

樞密院判諱華者為亡父朝列君資冥福設齋以延三教之名士時閒閒趙公書心經遺之以其親之不可見而靈明不昧未嘗亡也若經云五蘊十八界四諦十二緣生皆外物之累於心了無所碍雖以之振天地窮萬物而不變不壞是所謂以道諭其親孝之大者也後趙所書經散落江南樞密君五世孫名瀆字子通為御史掾得之南閩僧舍及子通仕建康錄判遇知文皇于潛邸連升為青塔慶壽集慶三寺營繕司官暇日出經示

予予媿非大顛輩可接退之諸賢而獲交子通子通明
敏進用未已可彊其宗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白氏
有焉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皇像公頌

有序

天歷元年十有二月上命以金陵潛宮為大龍翔集
慶寺營之三年寺成以至順辛未十有一月廿有四
日立覺皇像住持臣僧大訢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道悠邈至理可推靡愆于度寒燠四時龍之變化不可度思時潛時飛雲氣隨之聖德如天其動猶龍澤及九有睠焉舊宮舊宮峩峩神物撫呵祀我覺皇降福實多惟覺之道有權有經天人異類罔不或承并包百氏妙合大同匪窒而有匪蕩而空道之精微言所不及疇宣于教而像斯立像立教宣如振于鐸我拜我瞻其容於鑠一善之萌蹶然有作孰鋤其驕悍夫惕若凡今臣庶有萬其區方之中土壤異俗殊罔不由教畏惡遷善

矧是邦人和樂衍衍鍾山左顧石城右回如瞻雲旗輦
路逶迤愛播仁風八表同春物安其性人合道真金石
可磨我頌何有天子萬壽與天同久

箴

約之箴

有序

義興裕上人問字於予予字以約之彼儒者謂孟施
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約者要也言求於外不
若反求諸身吾與裕學佛者也佛之道多方東漢時

法入中國又四百年而達摩始至以直指之道教人而人廓然獲所素有今吾與裕又宗達摩者而裕也學贍而材博且方盛年予懼其溺於文而不知所返玩華而喪實無乃有負於吾宗耶故因其字而箴之其箴曰

儲藥于肆岳增川委疾而療之刀圭而愈道之淵博如江如漢愈涉愈遠心悸目眩不有至人勦其枝蔓如臨濟玄如德山鑒裕也多材只益多岐約之約之其必如

斯而已

明善箴為陳氏作

天性之善充乎至仁如天元氣與物為春有萬不齊流
布無垠大包六合上懸星辰霜烈霆怒陰伏陽信時足
禎祥而生鳳麟亦有虺蜮戕于生民椿壽菌柔百卉榛
榛土滋羣植海岳潛珍誰其司之變化如神心先天地
大哉惟人出入萬有往復如輪由已所業報施相因隨
業而異其性則均有邨生棄嵩岳降申維德弗類動合

道真堯舜之聖象朱傲囂羊舌覆宗若教隕身為彼宿
惡化弗柔馴粵若衆萬總總詵詵不有先覺匪教曷遵
若虞機括其發千鈞止水有波明鏡忽塵求復于初光
明日新涵養之熟純粹以精猗歟陳君信行振振字以
明善爰咨爰詢為德弗怠百祿是臻詩以告之無謂謔
諄誦而弗替請書諸紳

元履歲為臺郎高君作

有序

少師姚公嘗命高氏兄弟十二人之名若字復申其

義為之序予所交者曰絢字元履文而賢故獨美之
作元履箴

身欲所至履之以足心有所詣馳電速不虞于蹶或
蹈之谷周旋以規如轂於輻布武于堂四海揖讓詭遇
疾馳以得為喪由禮而動惟顏是詔帝惟女歆陟降左
右高氏多才履也尤賢有文儿儿既秩而閒爰結其綦
載揚其裾坦坦周道何天之衢

贊

妙法蓮華經贊

有序

三韓桑門心竹游京師市白箋以書妙法蓮華經既
成寓書吳僧子梅曰吾茲不易以子有高行敬以遺
子然江南氣蒸溽必緘諸笥遇庚伏則發而曝之拂
以纖繢毋毀焉梅受之如所誠以歸于肄經之臨安
淨應院又懼後之人不之秘惜也丐道士張一無求
予識其後梅號雪谷嘗夢人有宿仇挾其舌斷之旦
起不能言遂瘖禱逾年復語慧辯過人益通梵語予

未之識聞一無云一無素謹愿其言可信為系之以
贊曰

大聖作神龍躍其施博咸乘時善其機勇有為彼慢者
呱弗乳背厥母聖之天冥化權喻以蓮舫爾酌茁者蓂
卒若一孰似之德無疵詔來茲匪金銀堅不磷猗若人
觀衆妙花香繞須彌小

摩騰竺法蘭贊

有序

按周書異記載西方佛生及終之事而列子亦曰西

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
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因之夜有金
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特未廣其教於
天下也至東漢明帝始以夢感因傳教之對遣祭惜
等使西域求其道而摩騰竺法蘭亦先自天竺來由
此經像大被東土固佛之懸記必時至而機熟然非
騰蘭與此土人有緣契疇克爾耶有以二大士像

示予者謹再拜而為之贊曰

日之方升照有先後或隱或暲非日之咎伊昔吾宗自
西徂東屢出屢沮時之未通在漢永平格于帝心遣使
求之維遵與愔粵若二士作如來使有馬翰如負經以
至如彼旱暵時雨乃作沃我焦壤是刈是獲人道之貴
在於明性百家異說孰不自聖匪小而偏匪蕩而塞不
有大教道幾乎熄去我二士復逾千載龍藏之文浩若
河海匪津匪涯誰與航之豈無綱目孰能張之孰圖二

士顴頰方眸欲挽其袂逝從之游

妙有堂贊

有序

三藏大法師居京都聖眷甚篤王公大臣就而論道者日以十百以國朝輿地之廣萬方畢臣遣使朝聘風俗語音之不同其司賓臚傳若古之曰寄曰象曰譯者視百倍蓰而師悉通之歷事五朝皆授官一品古澄什蔑以過也而退處一室泊然作堂曰妙有取諸經所謂假觀者立一切法雖萬象森列一念空寂

而證以不有不空去長絕智即師之禪觀三昧者也
謹為之贊

比丘之堂毘耶之室不假不空非顯非密默而恒照用
而恒寂太虛一塵萬古一息天人交叅華雨如積天竺
之西太荒之北九譯獻琛有萬諸國師發其秘相顧而
失再示之訓充然有得曾是大邦篤生其良于耀有章
鼓鐘于鐺壽我聖皇邦家之慶作我贊詞無愧斯堂

玄鄉贊

有序

臨江潘雲谷善造墨至順間携之京師翰林虞伯生見而奇之先是朱萬初以墨進文皇勅授奎章閣直長伯生欲奏潘代朱潘辭以親老願歸養於是時名公益奇之作詩文贈者亡慮數十篇潘君榮其歸因語人曰吾與墨若宿好為之幾四十年而伎窮於是矣時至山谷擇松之膏馥烈炬然之覆以密器復穴傍以泄烟使傳數器而後烟始清彌日夕忘飢渴而所取僅銖兩法用金珠貴劑擣和使久益光潤吾

貧無資至鬻他器物購之不靳也故吾墨不多得庸
富人欲高直求售吾不辱吾墨使屈見之吾固不負
墨然吾無他能四方識不識咸以墨知吾名而墨亦
豈負吾哉愚謂潘之於墨能勞以終其身費至於破
產而不二其心蓋游於藝而進乎道者也其承蜩丈
人輪扁之徒與世之士君子口誦仁義及臨事則悖
所學與吾徒業稱傳道而志之專守之固求若潘之
誠於其墨皆可媿也於是作玄鄉贊以遺之

陶以世易穎也日遷可久可速惟吾周旋丹鉛後來或
居吾上亦有繪事頃刻萬狀吾傳悠悠千里覲面以吾
記事巧歷百萬有文庾庾麗于日星時致雷電蛟鼉夜
驚我匪知玄智出玄下尚忍磨磷齒髮日化

堯卿御史豸冠像贊

服以彰其德而服之維稱也冠以著其法而孰干於正
也儼乎其若思則如廟如郊而敬也嵩華千尺鑠白日
而烈秋霜也與物同然而海涵春盎也運衆輻于一轂

而納萬象於一境也固天將利其器而僕以康斯民而司王命也

王道人贊

壯遊江湖晚歸田里仕而知止富不求餘得非藏利於鈍而用智以愚與物浮湛隨時卷舒閱今古為夜旦以天地為蘧廬辟之雲霧不雨物自沾濡璞玉在山草木光腴故吾嘗愛王彥方馬少游之為人猶未若龐蘊李通玄之達識而公則庶幾其徒也

趙宗吉御史豸冠像贊

稼而穡期豐積邦乃足食源之長其流湯湯為湖江有
文郁郁學以篤之既仕而祿何以告之冠豸之裁其容
有赫思舉其職以蓋王國王國有待維楨維藩克保克
任式無爽予言

蒲室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蒲室集卷十五

元 釋大訢 撰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聖教東漸時尚屯僧會始以舍利徵教傳千年演大乘
音聞孔揚鏗華鯨聞寂覺空妙道凝非言非默非色聲
天清地寧歲豐登祈天壽考億萬齡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有序

天寧深公葺其寺大完作鐘以考擊之衆肅如也南
昌大訢為之銘曰

大哉聖教顯幽咸若一音普聞萬類齊作疇克宣之有
聲春容警昏啟瞶開陽闔陰夙夜有恒與時降升籟鳴
于谷龍吟于泓大啟其機怒潮迅霆聞而罔覺視此刻
銘

集慶路崇因禪寺鐘銘

有序

天歷元年七月文皇發建業幸江陵臺臣從至新臺
之崇因寺張燕而別明年遣使賜白金于寺又八年
住山正遠葺其寺大完作巨鐘宣教令警幽蹟以無
忘羹牆之思焉豫章大訢為之銘曰

龍光有煒新亭燕喜神用相止宜膺大寶高陵言言氣
鬱而宣爰播鴻音上聞于天天聽匪遐顧我下土大定
超然一息萬古永懷聖德有聞而覺聞寂覺圓萬化磅
礴勗哉皇皇而應無方谷虛不盈吾道其有終

板銘

匪朝匪暮兮爾聲孔揚
更百世兮質彌貞吁嗟乎人之有生

龍河廣智菴鐘銘

龍集丁東菴成鐘在簾
訢作銘扣而應器之弘寂彌覺聞非聲

板銘

警怠昏惟爾訓誠之至
天人應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

有序

皇帝南巡時嘗幸潭之開福寺住山志福以遭寵遇
懼莫報稱乃曰觀音大士由音聞以證圓通而鐘又
音之弘者警昏啟瞶為益滋多於是範金為鉅鐘扣
擊以贊鴻釐而宣聖德也使來謁銘銘曰

邈矣南服維嶽奠之六龍行天赫然眷之眷之維何繫
我覺皇維皇同德以宅萬方如霆之震百蟄斯作大風
何從萬谷若答徽音鴻烈不在金石神人報功願播無

數乃酌金齊乃擊乃考聲容孔昭亦寓于教萬室夜遙
匪警而寤闐幽出冥有萬其趣疇不耳聞而聞以性六
用無偶萬物齊應川后山君不有駿奔何福不降以開
皇元吾宗尚賴昌于世世刻銘同久敢告鳧氏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有序

定林寺法嵩講主化諸檀越作大鐘龍翔寺住山比
丘大訢為作銘

大揚聖教辭暢理彰機之弗齊或翕或張聲曠咸作爾音鎗

鎗如發其葩啟幽迪陽進脩無住由聞取證常覺而妙
聞亦非性今古無間物我同真非言非默常宣法音設
教如是惟嵩克似勒此訓辭以告鳧氏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

有序

番易諸山舊多名宿故妄庸者不敢廁其列西竺紹
曇歸住安國寺既以才德之美服其人又能興廢補
敝範金為巨鐘朝夕扣擊以警其徒使來謁銘銘曰
無象之先同乎一元有生以形如流失源惟覺有訓克

復于本耳聰而聞聞盡聲泯聞性不昧非寂非聲空劫
日用非去來今鯨呿雲合番水如答大定安安不起于
榻拯彼沈溺漫漫九泉長夜忽旦而升于天尊師作鐘
其旨如是以如是聞無媿鳧氏

廣智菴三小鐘銘

聞而覺覺而妙心非佛智非道體之成備五行扣而鳴
妙與化冥孰謂人有知覺兮不如物之無情維笑隱子
作鐘朝夕扣之以警吾門

二磬銘

聞無聞妙而神兮 靜而應毋不敬兮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

有序

番易克齊叅南屏佛智歸住南陵之崇教廿五年矣
大新其寺鑄鉅鐘以宣其教使夫人天幽明異類聞
而警悟以證入圓通三昧其施不亦博乎乞銘於龍
河笑隱大訢為之銘曰

扣而應體玄靜用則神誠夫性噫惟汝不言之令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

有序

番易正遠由金陵崇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爬梳
補苴未一載而罹鬱攸之變遠乃益自勵誓圖興復
先有鉅鐘為浙右冠銷鑠斯盡矣始謀更作之非欲
侈舊觀所以肅叢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由音聞以
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之完美可計
日成功也寓書求銘為之銘曰

計籌之山禺泉淵淵武恭之阡禪宮渠渠禪祖有林其

徒如雲道傳教宣不煩於言考鐘于縣警贖啟昏聞於無聞
惟覺之元囿于化中或塞而通罹彼祝融作我中興百
煉愈剛其聲孔揚鳳躍鯨呿萬象星羅惟遠之勞蚤夜
以同令音無窮有永吾宗

寧國路珩琅禪寺鐘銘

有序

永嘉啟一師住宣城珩琅禪寺繕脩大完復作鉅鐘
寓書求銘為作銘曰

傳道以言言有窮示以寂默或不通資汝考擊開羣聾

警昏策怠善以萌聞於無聞聞性空無思無脩超聖功
珩琅削玉青璵瓏栢渡振錫遺奇蹤惟啟似之昌厥宗
欲以萬石留春容鼓索特奮千夫雄寒潭照空吟老龍
虛谷答響萬竅風啟之善訓寧無同我為銘之惟汝庸

建昌路福山禪寺鐘銘

有序

鼎山新禪師主旴之福山寺百廢具舉乃範金為巨
鐘使來謁銘銘曰

閩楚之交山斷若玦師據其衝過者必閱無當其機久

默斯要假爾令音以宣其教爾虛有容而應不窮十方
無間如風度空霜月夜寒萬籟不作聞非有聞覺亦非
覺嗟爾來學妙乎師承大振厥宗我銘是徵

銘

存存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人之奉身輿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人
所均有奔軼蕩汨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惑內祗益
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存以究顛沛周旋儼若前

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衽席彌綸宇宙匪邇而遐
河海流潤莫著乎隱鳥飛魚泳怡怡慈順維涼國是訓
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近思齋銘為契公遠作

天日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德
淵如衆我求而獲衽席之間聽視言動或外誘之川潰
于防何以復之萬殊一本萬古一息日用無間燕處飲
食亦有萬卷父子師友載膏爾車言駕周道于王作賓

公侯之孫乃眷環堵爰其高門

敬學齋銘為管元賓作

工試以藝巧力日至賈之於利歲閱月計我治于內日
益日損莠鋤其驕苗糞其本六合之富萬物之有我獻
我酬我納自牖物我無朕而應無方如雲膚寸雨于八
荒不有滔滔其源濫觴勗哉君子銘以勿忘

魯山銘

有序

文皇以孝治天下嚴祀祖考特設太禧院總之復置

隆祥使司皆以師相領其事其司屬悉選用不輕授
平江善農提舉司其屬也掌承天龍翔崇禧三寺之
田賦高昌岳公魯山實為官長龍翔以文皇潛宮安
奉神御春秋二忌臺臣展祭如生後至元五年正月
岳公來董祀事凡酒醴牲脔穀果體節之薦視滌之
潔禮敬俱至觀者大悅謂公雖貴胄而詩禮如素習
其稱魯山為宜為作銘曰

高昌之裔去魯萬里孰羨魯邦魯多君子魯山維藩岱

岳中起孕靈毓秀天畀厥美魯山之雲為雨崇朝魯山之石盡為瑤瑤作我國珍生甫及申不于其身以施後人

定林佳處銘

有序

金陵王載之讀書于祖隴贊善精舍扁其室曰定林佳處笑隱子為作銘曰

定林有泉有蟄蜿蜒靈雨無爽作我豐年定林有石無以攻玉為主為璋泄我膏沐桓桓舒國平生伊周用不

追志終愧巢由青松華髮逆旅身世歸榮于出佳處在
是勗哉爾後求志乃翁蓄而不施天嗇其豐豈無駟馬
來林之下無易其處樂我鐘鼓

頑石銘

荆山有璞和剛其足靈璧有貢裕陵之辱我守其頑庶
全太璞傲皴皴于雪霜寄偃蹇于林薄無光潤以媚烟
雲無廉稜以露鋒鏑爾羊羣牧爾牛礪角苔溫夜跌風
清幽壑勺一窪於四溟載一卷于五嶽所謂外癯而中

腴配懿德之無作者也

書帶軒銘

有序

鄭同甫名其室為書帶軒取鄭康成居不其山有草如籛曰書帶云里人大訢為之銘曰

通德之里聖學淵藪道之翕張乾綱坤紐太和薰蒸庶
物蕃膴山有豐草溥露滑滑穆如清風沛然時雨厭原
訐訐化成鄒魯克繡其緒子鄭同甫言顧其英於焉容
與以東以紉萬卷有序稷藝孔碩舜陶不窳爾維似之

以昌而祖

卧雲室銘

燕息之安孰不求遂藉之氍毹奉以甘毳或惴于心背
若芒刺千金廣居不易吾廬有滄自西其光如濡匪暝
匪䟽聊與子娛或以寢處或以寤歌不違衽席孰阻巖
阿其居伊何維德是似庶幾無愧旌以勿替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嘗觀於人有負不世之材鍾蓋代之氣天機矜能神巧
運智位崇謗興名高毀至如焚膏之方災俄光炯而燼
棄孰若我師之無為若將頽然於一世故大聲之遠播
倏飈馳而雷厲萬乘向風安車莫致王公問道跪拜趨
事亦有島夷致書奉幣士女提攜千里委積家祠繪像
教載飲食如嚴君親惕若僕吏公固逃之莫釋重累垂
髮垢衣茅茨不葺澗飲一瓢食粥一器世皆仰公莫識
公志內已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明化率異類特其小

耳道豈在是辯劇連環理貫百氏脫口千言落筆萬字
夫豈多能公之游戲濟北正宗凜乎將墜譬之九鼎一
絲是寄叢林荒荒黨鬪族詈勢奪貨取魔孽方熾巨如
大盜官授之位肆行詭隨孰剔其偽彼之所榮公之所
愧故于大方却走畏避宗唱之濫衆響同吹口耳授受
相悅狐媚師寧不言豈曰無意誰其嗣之百不一試世
無知公千古長喟遺言見及置我鑪錘豈敢忘之撫膺
惴惴正宗是慟胡收我涕

祭鄧善之使君文

惟公學究天人之奧道通性命之原已驗諸死生之際
神完氣正遺濁世之孤騫則我方外之友無牽于愛夫
何戚戚於言又歷觀其生平令聞聲光駭動一世亦風
厲而霆奔早入成均下帷討論暨領憲綱民以不寃乃
鉏其驕此苗而莠乃黜其偽彼鶴而軒至若經筵之召
對示師道之益尊進嘉言於啟沃贊一氣之元元或霜
露以成物或煦育之春溫灝灝乎如河漢之無極孰窺

其演迤於崑崙幸名遂而身退猶眷眷于寵恩就第賜
金侑之上尊固人生之無憾復垂裕于後昆愧我野衲
往來公門蒲龕夜定貝葉朝翻啟玄機於破的會衆說
而剖藩拯泥塗之墊溺炳炬照於重昏故吾宗之紀述
每增重於璵璠美哉黼黻屹乎崇垣念德音之未遠睇
磨厓之可捫此吾黨所以致哀於一奠而莫能起公于
九原然公之靈何往而不在豈與死而同盡生而獨存
蓋將亘乎終古融諸萬象包六合而隘乾坤則公與我

之無間又何待於三生石上之魂冀有聞而擊節庶不
徒薦夫蘋蘩

祭照元晦文

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寂於湖之餘慶
菴越八日訃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恩建安自如豫
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奠為文而祭之曰公違里閭
孰非遠游取友四方楚蜀閩甌其友何人孰感于中匪
親匪暱涕之無從公以令德既賢且藝顧頰豐貌天授

之器莫知其他居然即世無寧多能以速百歲彼昧昧者或鼓其喙謂善可怠謂惡可肆我知彼蒼無預公事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古長喟顏柳楷書陶韋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遺身後光怪舍利世可聞見猶或不墜矧其內者非我能議胡攬于懷蘊藻莫備公寧有知薦彼歔歔庶幾吾徒是訓是勵

祭信南海文

予與兄同侍先師入浙相處固密且久而衆中交游動

成阡陌送死聞訃時若驚憂及事過即忘獨聞兄訃惻
惻不已者追念先師在百丈時衆不滿百常多奇士兄
剛直孤介人以令器期之後聞出世有衆千人大行先
師之道於嶺海間年五十一而化此其可痛也又臨終
時瑣弟適在側以訃音隨海舶而至舟數四將覆而僅
免若有神護以致兄之言於予也則予之言兄豈有不
聞者耶近時師資不明其上者取古人緒餘口耳授受
而下者以賄勢阿附同黨牽援而予與兄幸無此愧故

今設奠于室敢以無愧者為薦冀兄大寂定中聞之有以契于懷也

祭徒弟知津文

自汝從吾十有三載吾役汝以勞而不能訓汝以道吾有負於汝矣吾以天子賜田欲復其賦役而遺後人以安故遣行宥與汝請命于朝凡三入京往返數萬里使汝負病朝夕號呼行已及境不能信宿而至以見吾面竟客死于維揚汝常晨起誦經夜為鬼神施食力疾危

坐念佛不輟而終賴友人買棺閣維裹骨而歸嗚呼痛哉汝身頽然吐音如鐘往來朝貴間善致辭令御下有恩而威賞必行司帑藏無毛髮苟取又能諭其黨使皆廉勤故吾每事委汝汝益勞悴而久受疾于身不以吾告而不知也汝無他儲惟有米百九十石皆吾積年以與汝者汝臨終之言以七十石貸於客戶歲取息給衆僧之醫藥八十石以奉母及諸弟四十石與受業中竺并吾塔院吾悉如汝言也汝二弟吾教之恤之使省汝

父母汝前年沉洲開田六千畝寺之衆賴其食于無窮也吾令沉洲之人祀汝使一飯必祭擇地為竈以葬汝骨旌汝之勞而慰吾思吾固知哀悼之無益而惻惻不能忘汝者以茲山開創之不易求輔佐之能如汝者無數人焉其誰與謀之乎吾常與汝言吾年未甚老而衰憊異常俟蠲賦之文下即求退而菴居汝方壯豈無二十年以養吾老然後隨汝之器而授汝之道庶幾酬汝之力而息汝之勞豈謂汝遽舍我而先歿也汝壯猶不

可恃况吾衰憊者又豈可逆料哉昔吾祖以裁松道人
之老囑其委化再來付以衣法汝能效之則吾當忍死
以待汝汝有知乎汝無知乎

弔鑑忠憲公文

士平居議論無所不至臨小利害則易其守孰有委質
徇義殺身成仁者乎故觀人之道惟死不容偽曾子易
簣子路結纓雖有常有變之不同而同歸于正龍逢比
干死於諫伋壽申生死於父命前史書之若中丞鑑公

伯宣之死死於其官者也至元中公為行臺官居金陵時江淮省有權貴怙勢不法公命御史劾之馳奏語泄權貴賂宰執誣公以他事追逮維揚公手書付從子自陳臺臣義不受辱引佩刀自決天下共痛之而沾沾者謂公剛氣不忍死待辯能自暴白不必有罪縱有罪不必死噫以公之智才豈不能是正小人之僥倖而公所深耻者也況其時權臣肆威酷吏濟虐必深文巧詆鍛鍊成獄公肯屈膝就訊偷生免禍哉縱身脫虎口而臺

綱委地故慷慨就死使朝廷知臺有直臣而紀綱益振
奸邪膽落而小人知有所畏矣公死三十年御史臺請
予朝謚忠憲追封彭城公又二十年公從子持卿以公
遺書示予予伏跡林下於世無所欣戚然於公之死不
自知其悲且憤也可敦薄俗為詞以悼之其詞曰山有
虎兮水有蛟欲禦其害兮吾操吾刀匪力之弗敵兮匪
智之弗周時偶失利兮竟殞身而弗救肆彼蛟虎兮反
起其仇人不念之兮忍匿笑而聚尤終譽顯顯兮莫贖

其勞尚賈餘勇兮神與化游浮雲騁兮龍為輶覽故土
兮慰予憂予憂兮曷瘳乘悲風兮大招

祭顓侍者文

吾宗授受不乳而穀機應氣感克類克肖子有令姿爰
啟其要有聲春容如樂九奏庶幾吾宗可起其仆寧有
鬼神顧我弗祐有生芸芸萬化一園生之維艱既毓既
茂我刈我穫胡剪我秀人猶念之我心孔疚物有不齊
將誰歸咎我享覺靈矢辭以侑

祭徒弟行宥文

吾德薄多艱累諸徒以勞役而致斃者凡數人而汝最苦痛始吾起廢杭之鳳山汝來佐吾繕修五年而寺完及遷中竺罹鬱攸之變克圖興復汝勞居多天歷之初文皇以潜邸為寺召吾主之始未有廩給薪米鹽醢惟汝措畫元統間上命鬻田于寺蠲其差稅而未得省部文下使汝請于朝一再往返萬五千里經涉四載風雨渴飢傷汝肌骨吏文深刻甲可乙否勞汝憂思幸賴卿

相愍汝之誠憐汝之勤啟奏兩宮文移臺省官免稽逋
數積千餘貽後人以安惠及百世觸熱來歸嬰疾未覺
予喜汝至露坐通夕吾欲退休命總庶務汝辭以疾吾
固不許豈謂竟死於是耶以汝之能吾愛之至不知速
汝于死汝亦忠勤不逆吾志死不辭勞汝在京都奔走
官事或終日不食吾書責汝過於儉苦無靳口體而戕
其生以貽吾憂孰謂驗於今日也吾住山一無所成而
累人以死不能為汝師矣遺恨冥冥可勝痛毒吾受命

先帝開創茲山欲宏吾祖之道訓迪後人必資於居室
食用而所以命汝者為衆也非為已也期於報先帝而
宏吾祖之道也而今則已矣吾疾日加雖退而未能去
譏謗蜚生無寧日矣况復失汝而任吾事者誰歟汝初
入都吾與汝金汝懼不足罄私橐以行歸不求償而歸
其贄幣餘纖介無取又良難也汝忠於師勤於衆為善
而不蒙其福人所與而天奪之何如也彼貪無厭竭于
貨而覆厥事而壽而康者又何如也而果因施報之說

為虛矣或謂業感三世得非嗇於今而豐其報於身後
若是固有之而昧昧者不得而知也汝力疾危坐念佛
而化佛即自性念念不昧無係於身之生滅世之延促
庸置忻戚於其間哉然至人不遺情達士不廢禮雖寓
一哀何傷焉予以明師資之道盡死生之義我心汝靈
洞然今古吾欲吾哭之不慟不可也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公與先師齊驅宋季潛子器之雷動一世後七十年惟

公獨在趙州汾陽高出行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策我
驚蹇箴我狂隘我來金陵不阻書誨我眷茲山翠華所
屆倚公之重雄冠海岱累請于朝待命不至胡以計聞
德音未沫濟北之宗藐焉孤寄承乏何人化為異類所
恃惟公庶幾知畏公復往矣而我何恃如舉九鼎畀之
孺稚胡力之任不顛以躓孰云潢潦可接巨派孰云焦
壤可沃霈霈猶不遐遺置我鑪錘有赫其臨光吐虹霓
尚聆後訓霆烈飈厲平生幾何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

私我涕

祭高獨峯文

高公獨峯長老於至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往赴海鹽天
寧住持於九月廿八日示寂越二十日訃聞十月廿五
日龍翔寺住持大訢設位于東菴披誦華嚴法華妙典
用伸莊嚴仍以湯茗之奠而祭之以文曰師友道喪汙
合黨分子有卓識獨拔其羣始求其師凌霄集雲取友
于何龍河之濱以道淬礪如齋與存潛子器之輔之以

文追琢之妙盡為璵璠衆羽翺飛集于鳳鸞庶幾吾徒
以討以論彌年嬰疾尚接笑言列剌之聘歡動于鄰我
惜其去懼勞厥身方通安問隨以計聞居然隔世曾不
逾旬如戒長途出戶摧轅雲天萬里飛不盡翰遺物分
寄益感義敦猶懷慈母白頭倚門貽書故園聞者悲辛
念子粹美無媿古人平生已矣徒薦蘋蘩

祭暎石室文

前育王石室法弟禪師以至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示寂

於吳江受經普向院閣維獲舍利齒牙不燼陪葬於受
業祖三藏道法師之塔踰月訃至予以山門科徵稅糧
無暇越八月十七日先師晦機和尚遠忌乃具位以配
備湯茗時羞之奠而哭之以文曰寓形於化衆萬不同
及觀其盡均於一空我痛石室天毓令質道昌于言玩
華咀實四方仰之寂音仲靈載登玉几我祖是承胡病
而寢寒暑莫禦我闖其卧僵起厲語遺物示意佛祖是
貽死生永訣不忘箴規逾月聞訃舍利腫臃表之宰堵

如三藏公為位設奠書緩告罪先師諱日期子克配師
友無人我何獨立道喪千載寧忍一泣

祭徒弟寶滿文

汝親昆季四人從釋三為吾徒皆能効力汝兄赴都不
返而卒曾不半載汝又繼沒孰不憐汝我痛何極我徒
亦多獨汝溫克役汝于勞靡間朝夕寒暑渴飢奔走匍
匐連汝于死繫我之慝孰非虛幻有生何益牽于愛恩
如焚如溺吾嘗訓汝先聖是則大定如如常用而寂物

我同體今古一息汝惟昭昭超然自得我何不忘撫念
疇昔汝有遺言散汝遺物吾與汝衆歲貸取息遇夏設
供與衆同食石塔新成樹之松栢期與汝兄同葬汝骨
汝聽吾言庶慰悽咽

祭蔣棣軒提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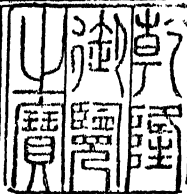
至元五年九月廿八日方外辱交某謹遣徒子收以湯
茗齋羞之奠致祭于棣軒蔣君提舉之靈昔在鳳山有
田陽羨力殫于理射不及貫所賴令子以掖以援入承

教命出叶成筴式登公堂和樂衍衍爰念先君早即于
窆與公同年公老益健每接公顏惕然深眷令子才敏
鸞翔虎奮復忝同甲愧我賤困跡阻方外情均董州我
遷官寺音書靡間遽聞公訃失叫驚惋義有不忘脫驂
舊館亦有挂劍擬答一盼矧接綢繆婆娑歲晏世之所
畏死生之變神惟不亂古今夜旦能鑒余誠千里一瞬
如平生歡泛此灩灩尚享

宜興蔣公提舉之喪方外交某既遣徒祭之聞葬有期

不克躬與執紼復令兩序比丘廷俊聖齋特往致奠而寓之以詞曰人之交好有異而同奚戚疏之足較惟事合而義從始余錢塘之縉徒寄孤立之微蹤念弗留而弗構甘坐棄以罔功賴令子之相成扶弱植之秋蓬承話言於疇昔陶萬化於春融悼書疏之契闊話魂夢於音容彼懷惠之弗忘而蜡亦祀于坊庸矧厚施而弗報無介而不通慨死生之夢幻等聚沫之飄風惟昭昭之不昧固將挈天地而騎鴻濛軼八極以超萬古如循環

莫知其終則吾之不遺情而循禮猶將委順于化中非
有得於神會之外夫豈跡局而情封公來歆只獨鑒予
衷



蒲室集卷十五